

他与她，曾经，或许是爱的，但在欲望的泥潭中，在利益的驱动下，他们酝酿的，却是恨，深入骨髓的恨！于他们，名画的价值，不是吴冠中那泼墨的雅致；美酒的甘醇，也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迈。因为，名画美酒，仅仅，与权力等价！

韩湘芝一到任，就碰到了烫山芋！拆迁、污染、征地、下岗，乡镇工作四大难题都让他碰上了。博弈，试探，却看他有何能耐！

韩湘芝走出镇政府，只见满地是死鱼，阳光下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，这些鱼都是被工业污水毒死的。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言辞也越来越激烈，什么样的难听话都有。帷幕只是刚刚拉开，好戏还在后头！

韩湘芝对朱泳说：“你往前看，没有下水道，为什么水的颜色特别深？”朱泳近前一看，原来是把排污口从河边接到了河底！镇政府为拆迁断了钉子户的电和水，群众上访到了市政府。

周德彬 著

作家出版社

八品官儿

周德彬 著

作家出版社

八品官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品官儿/周德彬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8
ISBN 978-7-5063-5472-1

I. ①八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3848号

八品官儿

作者:周德彬

责任编辑:那耘

装帧设计:翟跃飞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70×240

字数:300千

印张:19.75

版次:2010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72-1

定价: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声色入耳肤血寒，钟国凯迷幻酿车祸 1

他与她，曾经，或许是爱的，但在欲望的泥潭中，在利益的驱动下，他们酝酿的，却是恨，深入骨髓的恨！

第二章 剑成未试十余年，有意持金买一观 12

于他们，名画的价值，不是吴冠中那泼墨的雅致；美酒的甘醇，也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迈。因为，名画美酒，仅仅，与权力等价！

第三章 茂源水深波浪起，快刀欲试理还乱 22

韩湘芝一到任，就碰到了烫山芋！拆迁、污染、征地、下岗，乡镇工作四大难题都让他碰上了。博弈，试探，却看他有何能耐！

第四章 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 29

韩湘芝走出镇政府，只见满地是死鱼，阳光下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，这些鱼都是被工业污水毒死的。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言辞也越来越激烈，什么样的难听话都有。帷幕只是刚刚拉开，好戏还在后头！

第五章 韩湘芝突巡荆溪河，丁剑松断电惹众怒 32

韩湘芝对朱泳说：“你往前看，没有下水道，为什么水的颜色特别深？”朱泳近前一看，原来是把排污口从河边接到了河底！镇政府为拆迁断了钉子户的电和水，群众上访到了市政府。

第六章 风花雪月莺歌舞，山珍海味穿肠过 40

厚厚的紫红色平绒窗帘，把外面世界的嘈杂声过滤得干干净净，把屋里偷情的甜蜜捂得严严实实，仅穿一条三角裤的师焕良紧紧拥住了姜芸……

第七章 丁剑松一怒泄私愤，薛文娅取证揭黑幕 56

商品经济社会，山珍海味，香车美女，处处都是诱惑，天天都有欲望；股票房子，工资职称，并不重要；党政大权，晋升提拔却是重中之重。丁剑松深知与韩湘芝斗还处于劣势，但他在暗中还是与他较上了劲。

第八章 人生交契无老少，论交何必先同调 70

陆副厅长说：建一个一万吨级的污水处理厂，下拨款还没给你落实，你就这么信得过我？韩湘芝说：我就不信你会欺骗我！陆副厅长哈哈一笑说：“咱俩就住一个房间切磋书法吧。”

第九章 奸夫淫妇卷走公款，下岗族大闹镇政府 88

刘洪生和情妇卷走脏款潜逃了，工人们涌进镇政府，他们大叫着：我们要吃饭，政府不给咱发工资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他们“咔嚓”一声锁上镇政府大门，用脚踢开了办公室的门，用手敲破了玻璃窗……

第十章 亿万巨资新投入，赤子无意暗中贿 105

陈文卓对韩湘芝说道：“你这样的热情，为我提供这样好的环境，给我这么多的优惠政策，我怎么感谢你？说着，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捆百元大钞，足足有五、六万元，又说道：“我无从表达，请你给我面子，这点钱，你放着零花吧！”

第十一章 映叶多情隐羞面，卧丛无力含醉妆 122

薛文娅美丽的眼睛里闪动着婆娑的泪光，他们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恍惚间，一种天长地久的感动穿越……

第十二章 拙劣招沦陷逆境，起风波推波助澜 140

沈雪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无法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众，他怕这事闹到镇政府让韩湘芝和岳顺江知道，到这时才后悔自己利欲熏心，铤而走险，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第十三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解铃还须系铃人 154

谈锁祥对沈雪峰说：事情做下了，也败露了，黄鼠狼鸡没吃着，反沾了一身骚气。沈雪峰说：事到如今，你我就像一根绳上串着的两只蚂蚱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块死，先去韩书记那里认错吧！

第十四章 浪荡子穷途末路，薛文姬血流荒郊 172

她握着刀子向薛文姬的手扎去，一股钻心的疼痛迅速扩散到全身。薛文姬紧抱着密码箱，刀子又向她的手臂上刺来，鲜红的热血喷涌而出，滴在这荒山野岭上。

第十五章 丁剑松强词夺理，岳顺江独担责任 189

丁剑松表面说不要谁承担责任，实际上把责任全部推向韩湘芝，而且在贬低他的处事能力，只要稍微有一点敏感的人，都会感觉到他对韩湘芝存在一肚皮的意见。

第十六章 姜芸巧使美人计，奴男付诺坠风流 207

陈代表紧紧盯住姜芸，她修长的双腿，纤细的腰肢，高耸的乳峰，一张端庄秀丽的脸蛋，一个典型东方美人的胴体，这富有弹性的肉体激起了他的凛凛雄风，他像动物世界中的野兽一样向她扑去……

第十七章 姜谢昙花空藏泪，一朝冷落叹孤坟 222

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，检察院门楼上挂着的国徽庄严而又醒目，范艳红看着它，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进去。

第十八章 已恨碧山相阻隔，碧山还被暮云遮 239

大顺化工厂的资产侵吞流失案到此可以结束了，一个没

有结局的结束！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只是共和国最基层的官儿，八、九品的官儿，没有权力再去深入追究，但是我们努力过，尽力了。

第十九章 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黄沙始到金 257

太湖不是大染缸，它的纳污自洁能力是有限的。每到太湖水变臭发黑，蓝藻暴发，各级政府动员千军万马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根本谈不上根治。而茂源镇创办了污水处理厂，流进太湖的源头水化污为净了。

第二十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 271

师焕良含着眼泪，恋恋不舍向镇政府高大的办公楼望去，他在这里办公，曾是父母的骄傲，是乡下妻子在亲友面前夸耀的资本，他也为自己这个职务感到满足和荣耀，然而这里的所有一切，已不再属于他。

第二十一章 韩湘芝慷慨陈词，岳顺江有意引退 288

乡镇要合并，行政区域重新组合，市委组织部考察组的成员白天穿乡走巷，晚上关着房门找人谈话，直到深夜窗户还亮着灯，让人看起来神神秘秘的，尤其是党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。

第二十二章 常委会上争议多，去留徬徨总关情 306

官场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地方，就像宇宙循环，时空演变般的神秘和不可预测，像流水一般不可确定。任何决定都有充足理由，任何结果都顺理成章，结局往往不尽人意，而机遇又是人生新的奋斗起点。

第一章

声色入耳肤血寒，钟国凯迷幻酿车祸

从范艳红家里出来，已是晚上十点过后了。

在范艳红家里喝了酒，还和她上了床。因为，他俩已是十多年的老情人了。

作为茂源镇的党委书记，钟国凯管理着茂源镇五万多人口，六万多亩耕地，还有几百家工厂……茂源镇的人们商品意识强，善做生意，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办起了工业企业，发展了十多年，这里已形成了成片的工业开发区，在即将跨进二十一世纪之际，全镇工业应税销售已突破一百亿人民币。说句海话，如果茂源镇是个独立的国家，平均每人的GDP绝对不会低于美国人！

在这块地盘上，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他的威望是压倒一切的；他说的每句话，发的每一个指示，他的下属必须去执行，每个村，每个单位必须当作最高指示去落实。假如这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土地是个国家，钟国凯就是这个国家的总书记，或者是总统，或者是主席。

因此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，他只要有需要，都会得到满足。

然而，钟国凯做人低调。

他谨言慎行，生活俭朴，虽千杯不醉，但平时却滴酒不沾，只有在招商引资时陪着外商，或者碰上会喝酒的领导，偶尔露一下真容。

他深知，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只是共和国最基层政府的头儿，论级别，仅是科级而已。商人是以盈利和赚钱为目的，而从政，应以升官和晋级为奋斗目标。所以他总想有一天能让领导发现他这个人才，能提拔当上副市长、副书记一类的官儿。茂源镇这几年的发展，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，在市里，数一数二，在省里也是小有名气。

钟国凯六年来茂源镇上任时，全镇工业应税销售不过十多个亿，在那时，所有的企业还都是集体企业，全靠贷款支撑着。是他带领着一帮政府干部、企业领导南下深圳、广州……学习先进地区的企业改革经验；是他大刀阔斧搞改革，在短短的几年中，企业扭亏转盈了，发展速度加快了，全镇的工业产值、利润年年翻一番，国家贷款负债的包袱丢掉了，发展就更快了。

他经常站在政府大楼的顶层上，俯瞰镇区新建的一条条大马路，一幢幢崭新的新楼房，一天天多起来的高级轿车。自豪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但是，一种淡淡的惆怅，时时在叮咬他的心扉。看着和他一同担任党委书记的同事，都升迁外调，而他成绩斐然，却还在原地踏步。

看着公路上飞奔的几百万元一辆的轿车，里面坐着的老总、董事长，几年前不过是做做小生意的平民百姓，现在一个个上百万、上千万、甚至几个亿的身价，过着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他心中开始失去了平衡。

这些人富得这么快，靠的是什么？

靠的是改革开放，靠的是党的政策，政府的支撑。这优惠政策是谁给落实的？

是通过钟国凯给他们落实的！

退一万步讲，谁叫他是一个公务员？公务员就是人民公仆！

但若“公仆”沦为受贿者，权力，金钱，美人！却也唾手可得！

受贿者从来不承认是输家，因为他是权钱交易中的得益者，真正受损失的是国家，是集体，是人民。

钟国凯可从来不这样。他从不收受他人或企业赠送的钱物，这是他一贯严守的规则。因为明目张胆地收受现金和支票，总会留下印迹让人知道的。

权钱交易是一种形式，并不是内容本身。要说喜欢钱，没有比他更喜欢钱的人了，要说贪，没有比他更贪的人了。由于他的手法巧妙，即使收受一点烟酒之类的礼品，没有一样是纪检部门能上纲上线的证据，然而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。

钟国凯下班前，拨通了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妻子的电话：“晓晴吗？今天晚上召开常委会，不回家吃饭，你和钟敏就别等了。”

他在妻子面前是好丈夫，在女儿面前是好爸爸。哪怕在外面陪一次

客，晚到家一回儿，都要和妻子说好的，所以从未引起妻子的担心和猜疑。

电话那端妻子依旧体贴地对他说：“如果会议结束晚，你就住办公室，别回了。”

夕阳西沉，晚霞满天，钟国凯驾驶着那辆老掉牙的桑塔纳，开出镇政府，穿过镇区，一个急弯，汽车驶上去化工工业区的大道。

此刻，大顺化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范艳红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。

他与她的相识到相好，说起来，还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。

十五年前，当他还在县中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，范艳红还在读高二，那时她就迷恋上高大、强壮而又英俊的钟国凯。他的举手投足总能让她怦然心动，她有事无事总往他办公室跑，正在风华正茂的年月，有哪一个小伙不喜欢漂亮女孩呢？况且范艳红的芳容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，一双眸子在看人时妩媚得会把男人的灵魂勾得出窍，她不但热情，而且胆大主动。她会在他批阅作业时突然抱住他，在他脸上亲个不停；当然，被点燃欲火的他也一点不会退让，就差一点没有脱光了衣服去上床。他俩沉醉在那种又爱又怕的师生恋中。尽管师生中议论纷纷，钟国凯官运仍然亨通。在一片议论声中，被提升为副校长。这时范艳红想接近他也没了机会。不久他又调出学校提升当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，范艳红几次三番来找钟国凯，都被一个漂亮的女秘书婉拒在门外。这一场疯狂而又揪心的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。这个女秘书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芦晓晴。

六年前，他从一个边远乡镇调到茂源镇担任党委书记，第一次召开社会各界精英的见面会上，他看到了范艳红。她比少女时代更漂亮，更妩媚了。高挑的身材，雪白的肌肤，深深的乳沟隐现在领下的三角处，一对会说话的眸子时而凝视，时而游离，传神般地露出灼人的女性妖娆。此时的她已是一个乡镇企业家、女强人。

不久之后，他俩旧情复燃。最初的那段日子，他只把她当作自己的性仆。

这些交往和约会，没有一个人看得出，就连范艳红的丈夫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察，范艳红只是给丈夫钱，他拿着老婆给他的钱吃喝嫖赌样样来。这对钟国凯来说根本无所谓，他看上的只是这个女人的美色，其他的从来一概不关心。

范艳红有一次在钟国凯的视线中失踪了三天，钟国凯煎熬得坐立不

安，就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，连市委召开的会议都没有去参加。他向镇长岳顺江说：“一个外商约好了要见我，会议还是你去参加吧。”他不停地拨打范艳红的手机，只差没有去向范艳红的丈夫姜松林要人。三天后，范艳红关闭的手机突然开通了，他把车子停在她回家的路口，她从出租车上一下来，就被他截住，拖进了自己的车内。

那是个疯狂的夜晚。钟国凯一次又一次地和她做爱，做到两人筋疲力尽，方才罢休。这也使范艳红明白：她今后只能属于他一个人，除此之外，她必须结束同其他男人的性关系。就是对丈夫，也只能应付，不能动真情。否则，钟国凯会让她所有相好过的男人没有好下场，让他们都倒霉。

肉体的奉献应当有回报，而利益是最现实的。她向钟国凯提出，她要购买大顺化工有限公司，钟国凯反问道：“你现在是大顺化工公司的董事长，这企业不就是你的？”范艳红答道：“不对，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董事长，企业是政府的，我只不过是你的代理人，真正的老板还是你。我辛勤的经营和管理，百分之十的股份能分多少红利？利润不是都上交给了镇财政！我要把这个企业完完全全变成我的，而要办成这事只有你能做到。”钟国凯说：“你疯了，大顺企业五千多万总资产，光贷款就有二千万，你的股份就这么一点点，你小鸡肚里有多少黄，哪来这么多的钱兼并政府的股份？”范艳红说道：“我还有这实实在在的五百万，而政府呢，玩的全是空手套白狼，你的股份不就是国家的贷款？”

钟国凯不耐烦了，他说道：“乡镇的企业，全部都是靠贷款支撑发家的，这没有什么奇怪，我看你别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年年有一百多万的进项就不错了，过点安稳踏实的日子吧。”

范艳红趁势一头埋在钟国凯的怀里，撒娇地说：“我说你这个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，怎么就一点不懂经济学，还是这么傻，我全是为你呀，你当着这个党委书记，现在人家哄着你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八面威风着，这是冲着你手中的权；过几年你不当这个党委书记了，谁还哄着你，围着你的屁股转？住宾馆、抽高档烟，喝高级酒，还要去高消费，这些钱你今后到那里去弄来，你不就是这每月二千多元工资？”

钟国凯被范艳红触到了心灵深处的痛处，一时无话可说，过了一会反问道：“依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范艳红推开钟国凯，在他对面端端正正坐下来，用手点着他的鼻子

说：“我的宝贝，你完全被共产党赤化了，想的是政府，想的是人民，唯独没有想到你自己。我只要在年度转账上做一点手脚，把企业做成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，它就可以破产了。破产了，这几千万银行贷款就没了，还可以赖掉一千多万元的拆借资金；到时政府的债务没有了，卸了包袱，还可以分一笔破产金，这样的美事何乐不为呢？”

钟国凯说道：“那不行，几千万元的贷款都是国家的，搞假破产，是犯罪，要吃官司的；再说那拆借资金都是国有企业的，拆借时政府都作了担保，真的这样做，我钱捞不着，反要陷在官司里，这样的事万万不可以！”

“给你五百万，你干不干？其实只要你做两件事，都是很容易办到的。第一件事你去做通法院的工作，让他们能够接受企业的破产报告，使企业进入破产程序；第二件事你去市审计局要求进行企业审计，出具审计报告。至于其他的事，你就一切都别问了。给你的五百万，放在我企业里，年年给你分红利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天知地知我俩知，保你为官一任的清白。”

两年后，企业真的破产了。范艳红花几百万居然买到了总资产上亿的企业。镇政府的虚假影子股，也分到了二百万元，政府领导班子上下一帮人，无不称赞钟书记有水平，有魄力，大展鸿图搞改革，卸了包袱，活了企业，发展了经济。只有镇长岳顺江，冲着审计局的一帮人吼着说：“哼，亏了国家，骗了领导，富了个人，蒙了群众！”

范艳红不失信，用钟国凯的兄弟和远房亲戚的名字，写了五张一百万元的集资款收条，交给了钟国凯，第二天他就把收条放进了省城银行的保险箱。钟国凯不显山、不露水地凭空得到了五百万，这既不是贪污，也不是受贿，是他情人送给他的。但他知道，这是坑了国家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，同样是犯罪。他不敢去动用这笔钱。

钟国凯驾驶着汽车，看着大顺化工公司高大的烟囱，它正吐着一股股浓浓的白烟，随风向山谷中飘去，犹如腾空飞舞的一条白色长龙，不知疲倦地翻腾着。

大顺化工公司是茂源镇创汇出口的骨干企业，它生产的化工染料远销欧洲、东南亚等国家。改制后几年的经营发展，企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但是由于排放废水污染大，县环保局一度曾想将它强行关闭，无奈钟国凯到环保局死缠烂打，再请出县长缪仲湘，一再地说情，环保局最后才下了

限期整改的死命令，这才保住了企业。但是，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却用去了近千万元，范艳红心疼得落了一身肉。企业保住了，生产成本却大幅增加了，企业由暴利变为了薄利。

钟国凯的汽车刚到大顺企业高大的门楼前，范艳红一闪身就出来了，她迅速钻进了钟国凯的小车，指挥钟国凯把车子继续向前开。她说道：“厂子里的职工三班倒，人多眼杂，还是去家里，姜松林出差不在家，你看今夜会有多温馨！”她看钟国凯不说话，阴沉着脸，想尽量把气氛调得浪漫些。

小车迅速开进了一个别墅住宅区。这是一个两面环山一面靠水的风景区，长满青松的山岗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一幢一幢的欧式别墅依山傍水坐落在绿树浓荫中，湖堤上一棵棵垂柳笔直地向前延伸，柳条在微风中轻轻地飘拂……到了这里，犹如进入人间仙境。茂源镇上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这里。钟国凯一下车，范艳红就挽着他的手走进了别墅。

范艳红把钟国凯带进了卧室。她的卧室既高雅又温馨。一张宽大的红木床，床头放着一对鸳鸯枕，整齐地叠着二条被子。两旁放着二个床头柜，一个梳妆台，都是黄花梨木的，上面放着法国香水和各色高档化妆品。一个大型落地窗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山上的竹林，看到山坡下的溪流，还可以看到桃林和青梅。夕阳的余辉是那样的柔和，微风吹来，夹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新气息。这份光景，反倒给钟国凯带来昏昏欲睡的感觉。范艳红拉上了窗帘，温柔地说：“国凯，我觉得你累了，你先躺下休息，我去做点晚餐，等你养足了精神……”她突然停顿不说，在他的脸上猛地一亲，飘然地出了卧室。

钟国凯俯身躺下，枕是软软的，被是轻轻的，而且还散发着法国香水的余香，这种气息，是女人们特有的专利。他似乎看到了范艳红光着身子的娇美，纤细苗条的腰身，高耸的乳房，丰满的臀部，有力的臂膀，他顿感一阵发热膨胀，刚才还是一副萎靡不振的状态，瞬间又变得精神百倍，睡意全无了。

范艳红的胴体是完美的，全身白皙而苗条；她的乳房是坚挺的，没有一点下垂的皱纹；她的小腹是平滑的，如凝脂般的滑腻；她的臀部是滚圆的，好似积蓄着一股使不完的耐力，只要一旦进入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快乐。他轻拥她洁白光滑的胴体，轻轻地抚摸她的乳房。

生命的这一刻，所有的感官都在兴奋。所有的感官都在燃烧。他猛地

翻身把她压在身下，她的肌肤是凉凉的，带着如玉般柔和的凉意，她的眼睛，仿佛燃烧着发出一股幽幽的光……

她轻轻地一阵娇叹，慢慢起身来，浓密的黑发披散在她的肩上。她看着身边还沉浸在快意中的钟国凯，又俯身下去，轻柔的发丝扫过他的脸面，她亲吻他的嘴唇，他的额角，她对他说：“亲爱的，现在可以乖乖地睡一觉，等你醒来的时候，晚餐就做好了。”

钟国凯觉得有点累，侧着身子睡在那里。如果是以往，他准会美美地睡一觉，但是今天，他睡不着，眼睛刚闭上，这五百万元又浮现在眼前，因为他知道，范艳红爱财如命，从来只进不出，一般单位和客户的钱，进了她的账是很难出来的。他担心，他与她，这种情人关系，硬要把这五百万元要回来，二人的关系就可能弄僵。越是这样想，他越感觉到放在这里不安全，就越要把这笔资金弄出来，存在自己的账户里。范艳红是个聪明人，绝对不会为了这五百万元，从此伤了二人的感情。她以后要挣大钱，还得依靠他呢。

他在一片美好的想象中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一辆高级轿车在他门前停下，走出二个彬彬有礼的秘书，细声慢语地说：“钟部长，请你上车，会议就要开始了，还要请你主持作指示呢。”钟国凯哈哈大笑：“我当上部长了，是省部级高官了，哈哈！”

“什么事惹你这样开心，居然一个人在哈哈大笑？”范艳红在拉着他的手，叫他起床吃晚餐来了。

“是吗？我哈哈大笑？”

钟国凯回忆着刚才的梦境，自己也觉得可笑，黄粱美梦，小小的科级干部竟然作梦当上了省部级的官儿，官迷心窍，实在荒唐！

钟国凯跟随着范艳红来到餐厅。桌上摆了六道清清爽爽的小菜，这清蒸黄鱼、凉拌海蜇都是钟国凯平时最爱吃的。桌子上还放着两瓶法国葡萄酒。范艳红先给钟国凯倒上了满满一大杯，然后给自己也倒满了。她举起酒杯说：“国凯，我俩好久没有在一起了，你忙我也忙，我有空你在忙，你有空我不在家，为今天的快乐约会，我敬你一杯！”她把酒杯往钟国凯的杯上猛地一碰，头一仰，一杯酒见底了。范艳红又给自己倒满了，钟国凯却端起酒杯放到一边，二眼直直地望着范艳红，似有话说又开不了口。范艳红惊奇地说：“国凯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喝酒？”钟国凯说：“有一件事想与你商量，但又开不了口，怕你不答应。”范艳红说：“我人

都是你的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只要我能办到的，就是上天入地都要为你办到！”

他端起酒杯，呷了一口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现在我急需一笔钱，这对我很重要，我想把这五百万元提出来，但又怕影响你的经营，所以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这么一大笔钱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暂时我不想说，反正很重要，今后我会慢慢告诉你。”

“说实话，现在厂里的资金确实很紧张，到期的贷款在催要，如不按期还款就失去了信用，应收货款在增加，如果逼得急就会失去用户和市场。假如你是用这笔钱去做生意那千万别去干傻事，放在我这里最安全，每年的利息就五十万，这两年已付给你一百万了，你去做生意哪有这样高的利润？再说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多，给人骗走了，你还不敢去要呢。”

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，范艳红占着这笔钱就是不肯给，这个女人真的太厉害。既然把话挑明，这钱肯也得拿，不肯也得拿，一次拿不到五百万，至少也得拿三百万，再不从她这里拿走，今后人一走，她还会再给你？于是钟国凯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要拨出五百万元有困难，这钱不是去同别人合伙做生意，而是真的有急用，这样吧，你先给我三百万，缺少的我再去向别人借。”

范艳红看钟国凯逼得紧，他今天是一心来要钱的，如果不答应反而会把事情弄僵，于是她说道：“那我明天去厂里查查现金账，尽量给你三百万，绝对不少于二百万。”她还在讨价还价地想缩掉一百万。因为她清楚，钟国凯不会同别人合伙做生意，他要这样做，不是把自己暴露了！假如要用这钱去行贿，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放在这里不放心，怕她把这笔款子独吞了。相好了这么多年，他的这点心思还不知道！她不想在这钱款上再谈下去，弄得不欢而散，于是又举起酒杯说：“国凯，不说这些了，难得有今天的好心情，我俩再干几杯怎么样？”

钟国凯勉强地举起了酒杯说：“好，再干一杯！”

范艳红又帮他倒满了酒，她端起酒杯站起来走到他身边，紧挨着他坐下，用手摸着他的脸说道：“老公，你千万不要为这钱不开心，老婆辛辛苦苦赚钱还不是为了咱俩。这几年来，我俩形同夫妻，就差一张结婚证书。等过几年，我同姜松林离了婚，还不全是你的天下。你离不离婚我不在乎，只要有你这个人在，有你这颗心，我就足够了。”

钟国凯说道：“我在茂源镇掌着权，清清白白的，不贪污，不受贿，就为你做了这件事，也是想帮你搞点事业，多赚一点钱。现在是有权有势的，一旦这个党委书记不当了，还有谁理我，今后还想靠你呐。”

范艳红看钟国凯神态有了转机，双手搂着他的腰，把脸埋在他的胸口上，撒娇地说：“老公，谁说不是呢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对了，我打报告在镇南征的那二百亩地，党委商量过吗？”

钟国凯说：“已经商量过了，决定以最低的价格出让给你。你知道，土地进入市场后就可以竞争。由于你要，这块地我就不公开拍卖了，所以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不能放得过低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不过，没关系，那里有一条河，大约有十多亩，就不算征用面积了，因为河面涉及到农民的利益，谁也不会去争论。对于你来说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面积，这十多亩水面，少说也要值一百多万啊。”

范艳红听到这里，立即站起来，捧过钟国凯的脸把已经潮红的脸孔凑上去，二片鲜红的嘴唇合上了他的嘴，连声叫唤着：“老公，我的好老公，谢谢你！”

钟国凯被范艳红撩拨得再度燃烧起来，他把她拦腰抱起，向卧室走去……

她走出餐厅，重新回到房间，拉开抽斗，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纸包，把里面的白色粉末放进了茶杯。这不是毒药，她不敢也没有必要毒死他，但她现在恨他，恨他在生理上对她无尽的摧残霸占，恨他强行中断了和其他男人的一切交往，这是一个风流女人最难耐的痛苦。他无情地抽出五百万元不义之财，更使她伤心入肺。她要报复他，让他服下这种兴奋剂，使他精神再度亢奋甚至产生迷幻，以达到摧残他身体的目的，这样才解她心头之恨。

她把茶杯放到他面前，假装关切地说：“国凯，你口渴了，喝点茶水吧。”过度的纵欲和酗酒，钟国凯确实口渴难耐了，他端起茶杯牛饮般地喝光了。他看了看手表，时针已指十点，他对范艳红说道：“我要回去了，还要开二十分钟的车呢。”

范艳红把钟国凯送出大门，看着他熟练地从车库倒出汽车，二道灯火把门前照得如同白昼，她知道药力还未上来，挥手向他示意，小车呼的一声迅速消失在夜幕中。

钟国凯一手握住方向盘，一手打开手机。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当同情人

约会时，总是关着手机，他不想在这美好时刻有任何人来打扰他。突然他觉得手机在剧烈地震动，知道来电话了，他接通了电话，里面传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年轻女人的声音：“急死人了，手机一直关着，我打了你几个钟点，你在哪里呀？”他答道：“姜芸吗？这么晚还没休息，找我有事吗？”姜芸说：“明天新加坡宏力电子有限公司的代表来我镇考察，他可是个大财神，你要出面接待呀。”钟国凯说道：“明天我有事，你请岳镇长接待吧，他是主管工业经济的，由他出面是最合适的。但是，你必须拖住他，如果他们真有来投资的诚意，到时候我再出面也不迟。”

他有点恼火，这个外经办主任这么晚还在纠缠着，她分明不是为谈工作，而是在敏感地嗅着，在窥视他的行踪。世上会偷情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给她三分颜色居然开起了颜料店。他又关掉了手机。

钟国凯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，又加大了油门，汽车在夜色中狂奔起来。

汽车已进入市郊。这个城市在快速地向周围膨胀，撤县建市后，现在又是市政府的所在地，它现在的规模，城市的繁华，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，也没有这样的规模与繁华。

他飞快地开着车，两旁明亮的路灯快速向后移动，喧嚣了一天的城市，路上已很少有车辆和行人，他觉得头有点晕，脚有点飘，眼有点花，今天没喝过量的酒，怎么会这样？

他不想停下车，因为只要穿过解放路，前面就到湖滨路，他住的那个锦华小区就到了。于是他加大了油门，继续向前飞驰。

十八层国际大酒店在他面前一晃而过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只要在那里一个左转弯，就上了湖滨路。他忽然觉得汽车在摇晃，大酒店顶尖的霓虹灯在摇晃，潜意识告诉他：是不是发生地震了！但他马上又镇定了，如果是地震，警报会及时拉响，城市会断电，人们会尖叫着从屋里跑出来，街上会挤满了惊恐的人们，可现在街上的路灯依然很明亮，霓虹灯很辉煌，行人很平静。他强烈地控制着自己的感觉，继续向前行驶。

他在慌乱之中打过方向盘，前面不远处就是他的家。可是他的双眼却模糊了。他伸出一只手擦了擦，再睁开，路边的灯光在飞舞，行人在飞舞。他看到路上的汽车在云海里飞奔，在那五彩的祥云中，升腾着灯火灿烂的楼群，那里胜似海市蜃楼，阵阵的歌声，成群的美女挥拂着轻纱罗裙，翩翩起舞。于是他的汽车也飘浮到云彩中。